#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

大學新編補遺文章百段錦序

古文之編書市前後充棟出矣務簡者本末不倫求詳者枝葉愈蔓厥中無以識[illegible]博觜中之文章自學[illegible]雪凡[illegible]識博論取其切於用者百有餘篇[illegible]百段錦名之[illegible]分於別數體具備[illegible]有助於學為[illegible]者且謂[illegible]上善矣何必規規執筆法學者如是之文也是[illegible]君平肯涵泳熟讀無非古作也自冠[illegible]至於以體式[illegible]不過也

所謂必與前哲所作不在紙上立身行已以此致君澤民當無施而不可豈特矜綴一第而已哉時

淳祐己酉中呂月朔旦建安梅軒陳嶽崧卿序

#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目錄

## 遺文格

成都府學訓導崇陽艾俊校正

先散後歛　石介聖德詩

離合相間　陳亮上孝廟書

態度遷變　黃補論心性

逐段設譬　林執善國勢

隨物救體　蘇軾祭韓魏公文

## 遣句格

遣句宏大　曾鞏心論

下句豪放　歐陽修弔石曼卿文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下句有輕重二　蘇洵心術論

　蘇軾張良論

造句有難易　沈存中押亟新話

下張本句　張耒論韓愈

互照前句　呂祖謙論禮

句多寡要自然　蘇洵兵職

粧襯蠟句　呂祖謙論[illegible]滅孩黃

咏鸚攙鳳句　陳傅良堯舜論

騎鯨押蜙句　蘇軾制科策

春城草木　周敦頤通書

韓愈獲麟解

蘇洵樂論

句中華閑用譬　張耒論高帝械繫蕭何

## 議論格

全變論常　呂祖謙據理論

破同立異　唐庚議賞論

轉謗為譽　張耒遠慮論

論功為過　呂祖謙威公沒邢封衛

立論近情　呂祖謙宋襄公

# 狀情格

形容自得處　呂祖謙論心為氣帥

形容交感處　呂祖謙論楚滅六蓼

形容愛慕處　崔庾存舊論

形容悲憤處　張子韶廷對策

形容話語處　柳宗元郭橐駝傳

形容志向處　呂祖謙漢輿地圖序

歡戚殊情　呂祖謙晉懷公殺狐突

畏肆異態　呂祖謙魯卑邾不設備

用事格



比方格

## 援引格

悲愴形容 三　　呂祖謙論葵丘之會

歐陽脩畫錦堂記

司馬光魏公祠堂記

描狀風景　　歐陽脩真州東園記

## 推演格

由微之著　　呂祖謙論禮

## 忖度格

以理揆事 二　　張耒莊公盟母

布置格

自寛入緊　　唐庚辨同論

過度格

承上引下　　蘇轍論斯高救扶蘇

譬喻格

遺迹論理　　呂祖謙管仲言宴安

以一字設數譬　　呂祖謙嬴氏謀夫

譬同意異一

蘇軾静觀

呂祖謙知允

譬同意同二

張耒秦少章謁臨安漕

呂祖謙晉重耳

意同辭異二

蘇軾代滕甫上夏人書

張耒樂戒

藏頭倒譬

蘇軾送張遂明序

用譬忌稠疊

蘇洵將兵

## 下字格

用字要停當　蘇洵上韓樞密書

粒丹點鐵　呂祖謙秦晉遷陸渾

隻字點化　張耒論車不可無輔

避粗字　張耒用大論

避諱字　蘇軾賛王元之畫像

## 結尾格

因事立論　蘇軾辭受予奪

曲終奏雅　張耒審戰論

平頭進步　呂祖謙威公所期之[illegible]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目錄終

國學新編繡濂文章[illegible]錦卷之上

太學黃[illegible]信[illegible] 上舍三山方[illegible][illegible]編

## 遺文格 十二編

四節文辯

以興議

蘇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以書之見視前世為多。時為贊史之學者，占侯推測時合時外時得時失，碎激浪聽者厭之。一節則為說以攻之曰：星墜木鳴，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諱道廟，政荒民散，我之咎也。

彼為彼我為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也
我三節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曰居天下之上
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慮人君在上肆
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即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災
眚變異之說所以興也尚明言其無預於人則聖人
之機一旦發露為若者不復有所畏矣三節是說既
出又有為說以攻之曰天地人今本不相通也聖人
非虛假災眚以脅人君也蓋致瑞者德召妖者暴貽
然不可詆但不當如謂災之預徵災眚之來修吾政
吾德以敬天怒可也指其災眚謂某事修某事以承

順天休可也。四節歸本意說

前輩作文字多先設為問答及覆詰難其說既窮然後斷以己見若直敷便把自家說從起恐人未遽以為然唐子西禍福論文勢類此今錄于後

五節問難

## 禍福論

唐庚

昔人談禍福者故嘗稽之善惡矣然其效可覩也其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必於天如執左契於是天下之人怵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邪為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二節 吾既不效則

遷就其說曰為善者非遽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遽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稼穡要得其熟於是天下之人憮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尚不為少矣而果吉乎蠹民害物專門為惡者亦衆矣而果亦凶乎是未可知也 二節 既又不效則復遷就其說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亦寡矣為惡者大縣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未可知也 三節 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效則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亦得禍

為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奸佞險賊不忠不孝豈盡得福乎其效亦可覩也○四節此後入己說吾意以為禍福出於天善惡出於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散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以為常此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為善而為禍或為善而為福或為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為惡者亦如之不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為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己求

之彼非有失也有為而然也此篇步驟宛然與前篇一律豈所有相祖邪然子西凡四轉語雖乃歸本說東坡三次交辨即入本說此又善於變化處

一篇三換拍

## 嬖寵。

呂祖謙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至於君子之一言雖千百載之稍犯者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周公名黑肩而謂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主意纔八字耳總今古亂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祖之而有人

兆之醜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變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唐明皇犯之而有漁陽之變由漢

高犯之至此從一一拍調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

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也辛伯曷嘗有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於理故凜然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雷霆而震非霜雪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威非碪質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棄之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 袁盎 青蘋

涕泣之諫由此而發也史丹太傅獸雖之譏由此而識也司馬豁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也左傳胎十一年申無宇曰由上丼夫以至此是又換一拍調世儒之文辭愈多而理愈亂蓋有書五車無片言之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今古有國之大戒咸在焉非所謂文之歆器邪嗚呼辛伯之言真有國者座右銘也為国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機未讀易而已知消長之漸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甸畿之制未讀春秋而已知統一之義由未讀詩至此是又換一拍

伯調固可配無逸之篇而代者救之鑑也故吾以爲獻甘衰之六箴不如獻辛伯之八字云

殊途同歸

## 形勢　蘇軾

凡形勢之說有三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者無幾矣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是自內而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以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以救也夫三代秦漢之

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此以輿地為形勢總歸德之存亡此謂殊塗同歸

## 比較優劣

### 進諫　　呂祖謙

遊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奈何曰使人君畏吾之

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繇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繇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未嘗以理喻之耶戒禍不若喻理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喻之未嘗以心悟之耶喻理不若悟心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

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隱公五年欲觀魚於棠）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聽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轍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比較優為）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踈矣為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睟於面盎於背暢於四肢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鬣翔雲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

之眞樂況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畢畏人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爲而未知其不當爲也信人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爲而未知其不足爲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爲知其不足爲雖勸之爲亦不肯爲矣

先名後實

## 春秋論

蘇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其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

者有怒而言之有怨而言之者先儒名目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濕怨而言之則其旨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觀春秋於仲孫湫之來省齊仲孫來於李友來歸曰李子來歸此所謂喜之言也於魯鄭言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言也於叔牙之卒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

此謂先名後實者先儒其名目然後舉其實事以

濾之使人未覩所用之專而已知用事之意也作文之一法亦有先抱其凡而枝條其目如張文潛進齋記

進齋記　張耒

所謂古之君子飲食遊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夫食而閒散飯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曾點風乎舞雩詠而歸則遊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革易大夫之簀則疾病死生之際又未嘗不學也

文勢布置與蘇子前作頗類彼於喜怒哀三字條

而分之此則於飲食游觀疾病三事總作一句夫
是之謂先總其凡而後條其目

先散後歛

聖德詩　石介

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邪易非明弗得去邪非難惟斷乃克明則不惑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聖之德群工蹶踖重側屏息交相語曰惟正惟直毋作邪僻皇帝汝殛此指群臣諸侯危慄墜圭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以時朝貢

謹修臣職此猶諸侯四夷膽落馬墜鐙棄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此猶四夷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繼說群臣諸侯四夷所謂先散後歛臣願皇帝壽億萬年

離合相間

上孝廟書　陳亮

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厲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

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以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跡拙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柔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談為有典則而陛下以雄心英畧變由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有勃然之喜隱忍事機而不敢奮赫然之怒分喜怒二字作二句下朔得一才士慕以當路不便而斥心知為庸人外以入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揔喜怒哀樂是非好惡八字作二句下而用依違以為仁戒諭以為義牢籠

以為禮闕防以為智陛下聰明首天英武蓋世而何
事出於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制之姦非有方興未
艾之變而何必用此心哉夫喜怒哀樂是非好惡人
主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皇極謂無作者不
使之加私意於其間亦豈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
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
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有其親而天下歸其孝三
年之喪一成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
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應如影
響矣。只就事說一事上提出哀樂兩意其實總哀樂

二字做一段下已也丙午之間虜入非無變故而陛下既不形怒而亦不究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爲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爲知仇敵之不可忘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權而欲事功之成是閉目而欲視也只就夷狄一

事上解以喜怒兩意其實總喜怒二字作一節下

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未去既去者又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有知其蹊路者議臣之多私陛下有知其罔我者

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拂其使後然而不溯是
陛下不得示天下以儉也以儉節之事作節下
陛下思即位之初必欲如今日也至此[illegible]臣[illegible]謂陛
下悵然於既往而夫生英雄豈豫終老於不得乎

態度屢變

心性

赤子入井而見者心怵惕不知怵惕之心何從起乎
蝿蚋嘬親而見者顙有泚不知是泚何從生乎且變
向是一變態齊宣王忽於闘其民而不忍殺一牛
蓋闘其民者私欲不忍殺牛者真性也梁惠王忽於

享賦斂而不忍於移民粟蓋享賦斂者私欲不忍移民粟者真性也此變句又一變態孟子之惓惓於齊梁者以離民之戰雖可罪而愛牛之心未忘也賦斂之享雖可罪而移粟之心未忘也此是又一變態滕世子之向善非性之不善也觀終喪之請而性在於愛親井地之問而性在於愛民卒不可與行堯舜之道者有以汩之也人能去汩之之私而以本性自然則孟子之言信不可誣者邪

逐段設譬

國執

朽執

祖宗不慮國勢之似弱而常慮國勢之可輕蓋自古
國勢之所以輕者必有故矣大權不在人主則國勢
輕公論不在朝廷則國勢輕政事不在君子而在近
習則國勢輕是故祖宗之置貳以分政柄防權臣
也分樞筦以掌兵柄防叛將也重臺諫以司言路防
壅塞也列給舍以主王命防專竊也布監司以察州
縣防末大也雞鳴視朝晨晡講學防怠怒也入無雜
居出無遊佚防縱侈也天子不必攬權而權在主矣
北辰居所衆星拱之國勢其不重乎一段設譬然而
人主之權不能以自重也所恃者公論之在朝廷矣

故自行祖在御責成輔相雖若威權之少弛而言路風采之眾稟凜然若加於奸邪之頸遠治平之間政在冢宰雖若廟堂之太重而議禮一事如爭私讎空一臺而盡去之熙寧以來信任柄臣雖若國體之少變而力爭新法之臣不加罪也元祐之初簾帷涖政雖若乾綱之未正而朝廷之公論不可抑也第相畫諫主公論而公論在朝廷矣泰山喬嶽屹然朝宗國勢其不重矣二 臣設譬然而朝廷之公論亦不能常存所恃以存者君子常親小人常遠耳故祖宗不以閣宦預機密不以戚里參政事兵權付之將帥而去

內臣監軍之弊政令出於三省而無中旨內降之私雜流不列於清貴之聯貂璫不加於節鉞之寵前殿以朝群臣便殿以對大臣邇英以親儒臣賜對以訪小臣一日之間親大臣儒生之時多而宮禁自逸之時少雅奏鸞和鄭聲自遠國勢其不重乎三段設譬祖宗惟不恃其可畏之威而恃其可重之勢故夷狄不畏兵甲而畏中國之有人小人不畏刑法而畏君子之公論倖臣近習不畏譴責而畏朝廷之有紀綱西蕃悍然於邊陲而屈服於王文正之一言王德用狄青常將百萬之兵而膽落於御史之一奏契丹禁

驁倪首於司馬之既相虜使在廷時易於文潞公之威貌西川之盜聞也定之威聲而投戈陝西之兵聞也獻之復帥而增氣夫聖朝諸公之所以能服四夷威逆暴者豈其力必可以生死人命哉君上有大擁朝廷有公論天下有君子而國勢隱然矣

隨節撥證

祭韓魏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一節撥證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二節撥證方將登庸

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援公鈇鉞往篤西旅
公於是時方淑召虎（三節援詔）入贊兵政出賛大邦
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
臨淮汾陽（四節援詔）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右奏功
罔底于成君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丙
（五節援詔）帝山隊天下悸恂呼吸之間有罾有
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六節援
詔）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
在外心存王室房公且死猶遺忠悃（七節援詔）嗚呼
哀我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

教之云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流涕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文子兄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敢懷恩惟此涕洟賓哀斯文有肉在俎有酒在尊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 造句格 二十六篇

造句宏大

## 心論

曾鞏

夫所謂心者俯仰之間再撫四海而（字見莊子）俄頃之暫經于八方渾淪之體周流六虛無乎不該包括萬類實未嘗有者也論心之用通變而應其應不窮隨感而化其化無常者也

下句豪放

## 弔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萬物生死而復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策

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彷彿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於地下者吾意其不化而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之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於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磨滓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投死猶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

量敵衮子美秉渫子觴

下句有輕重

心術論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攻

張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即山覆不變鹿興不瞬意父下得蓄雄偉子

下得輒非騷焰此其扶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矣子房受書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神亦已過矣

造句有難易

捫蝨新話　沈存中　人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存中記穆修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為勝然但云有其

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

下張本句

韓愈　張耒

退之之所以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他莫文好直於藝莫如文章唯擬後說以身直文章乞假設預來頂故此二句為張本然以直取禍則遂山野貶揭成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上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求異而磨者至矣有抑揚

互照前句

## 論禮　　　呂祖謙

聖人之所以畢天下者非罔曰自尊也其意蓋以相尊也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其所以相臣者無窮也聖人知夫天下之人不能一於屈伏而無所伸也是故使有相臣之義而得相尊之宜屈於王者伸於大夫公屈於大夫者伸於皂士屈於皂者伸於隸輿屈於隸者伸於僕僚屈於僕者臺則無有相伸者焉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各安其所尊各伸於其所屈各役於其所臣而無有非望之覬其始也蓋屈於一拜

而其終必可以坐役乎百蠻此聖人所以役天下
之微權也
自王至臺凡十等後面衆處只說五等若必歷舉
而言則失煩取舍惟只五換摘起來說自然照應
得出非才力高者不能
而句多寡要自然

兵戰　　蘇洵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
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
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

處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上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心不厭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

作文前面五句一節後也須五句相對或只有三句意都發作五句所以氣象拘攣意味實少此拙對之病也老泉或一句一截或二句三句一截多寡自然所以為貴

粧花蠟句

楚城弦黃　　呂祖謙

中國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威獨排然扶衰振廢弦黃又奮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福以為進退是機也中國蠻夷勝負之決也使弦黃既附中國而社稷尊安人民豐阜則皆歆豔棄戎即華楚雖倔強蠻夷間誰與同惡者今齊威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就禍邪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若威公倡義之初蠻夷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何也彼雖未知中國之有利亦未知中國之有害

也不幸孩黃首侍中國而得禍雕題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黻之華也干戚羽旄之美也豆籩尊彝之爾也磬筦鐘鼓之和也

擬若辨句謂可吾托而無後憂而今而後方知中國之不足恃彼齊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為明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

啄鵰棲鳳句

## 堯舜論

陳傳良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大聖人有所制於天下諸

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爐之則然扇之則炎猛獸寢於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矣天下之機心也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初蓋不急於立而慮之也茲非其才之不足於立而智之不足以慮也如是可以治矣則亦如是於有為也夫如是可以治矣而好於有為者皆起於愧其所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畏缺焉若偷而弗以為已愧是聖人非惡大成而故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大備而故缺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亦足

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爲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極而後之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人無繼者聖人不爲也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

天下之機心也葉之粲也猶夫而易摘也猶拉獸易不日猶火之燎葉猶拉獸之易摘而顛倒下者恐與前句法相象又無兆轉正如前輩詩云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乃以鸚鵡啄殘紅稻之餘粒鳳凰常棲碧梧之老枝顛倒下句意思斡旋不至白直本強詩文之妙訣相類觀者知之

騎鯨捫虱句

制科策　蘇軾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

用鴻毛對太山乃大小相形法東坡有詩云見說騎鯨游汗漫亦曾捫虱話酸辛詩文同意

春城草木

通書　周敦頤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司馬溫公云詩貴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山河在明無餘物草木深明無遺人矣山用子云吉一而已則凶悔吝居其三可知矣文章亦貴乎詞外有意又貴不惜深思而得之由有下枝詞費語者爲可不知此訣

萍水乾坤

封事　　劉向

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欲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杜甫體物詩意謂日月
之出沒晝夜如籠鳥之往來乾坤之旅客古今如
萍水之聚散文章中亦有体象之句迴向及河韓
如拔山語正類

互辭見意

子思論　蘇軾

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

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

文字間援經傳子史語下必道自己兩三句緣出方始分曉須換變得別與上面文不犯重東坡於中庸上兩句撮出聖人所不知下兩句撮出夫婦所能行互換來作意義自見若還把可知不知可能不能對說便是依舊畫葫蘆此正文章關鍵

一句中用四着力字

進齋評　　張采

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下之為晝夜

中昃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閒而不可得焉乎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

以四著力字作

論君臣感動之機　　　呂祖謙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也兄弟鬩于牆而外禦其侮是心安從生邪兄弟之愛天也鬬鬩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忘也一旦遇逆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奮厲勁烈海可倒山可移金石可

豈薄忽細微所能遏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梏之小智滑之封執固寄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目不容瞬斲其梏決其藩予封萬執判落解散涸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

疊用外字

卜筮　　前人

聖人備萬物於一身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疴癢之於吾身觸之即覺干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

先四句見孔子閒居篇仰而觀之焚感德星槐槍柱矣皆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爻四兆名此也老少奇耦此筮也亦吾心之發見也求爲之前三兆已具求揲之前三易已設三兆玉兆瓦兆原兆三易連山歸藏周易龜既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況融交徹泯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蓍已涉煩矣況區區推求揣摩之傾邪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時矣曰龜

從並從而已卜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淶傳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厥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

疊用不能字

論舜　前人

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未若不能使之愚頑象不

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卑袗衣
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
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

疊用能不能字

韓愈廟碑　　蘇軾

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
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
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疊用可以不必字

## 刑賞論　蔣舒在撰

前人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為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

可以不以字是學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及圓國

不以山谿之險等語

學史句法

秋陽賦　　前人

方是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是樂乎

存舊論　　唐庚

見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然孫所爲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雖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𤸃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父兄子弟感慨之極至於洛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

蘇唐立論如出一手遡其源委盖得於韓王信椒

柴將軍書所謂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東坡嘗教人論史看言語文章於此見其識也

## 獲麟解　韓愈

所謂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初讀此意是韓公自為一家語言又有謂麟若梟樂論學此下句既而讀史記老子傳夫子稱老聃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

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於知韓蘇皆本於此然蘇之樂論尤為學揭

精神

樂論　　　　蘇洵

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有聲而謂之雷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蟄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凝者散蟄者遂

此論差有理致韓用牛馬麋鹿實字寘之句系絲用風雨實字揭之句端又見各有變化妙處

句中等閒用譬

## 論高帝械繫蕭何

張耒

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輒大悅於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夫其術足以當帝之心然帝於何求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溢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上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之心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抑其驕塞之意此高祖之術也

# 議論格 二十五篇

含變論 常

揆理論　呂祖謙

親見憲貧回夭而不疑天之禍善親見憂富跖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夫子雖聞血流漂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蓋其所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名也

故問盜與

議賞論　唐庚

揚子曰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觀而賞爲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傚其父兄世知觀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觀賞耳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刱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爲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

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爲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

今見秦敗以濫刑不知正坐濫賞此破同立異

轉謗爲譽

遠慮論　張耒

孟自武帝力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削

弱單于稱藩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北面曉拜稱為臣僕而不辭臣嘗讀西漢紀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不切嘆武帝之英才遠畧過絕天下而使國家享安榮之福漢之強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傍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為之臣矣為乎亦可謂盛矣觀今日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上費損失者纔幾何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事於民不勤於敵則天下無強國為乎淺夫末識以武帝為好大樂奢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節儉其亦不思甚矣

世論武帝黷武與獨浩瀚沸拂找拔一場好功業看寔煥濟於世端數磬條於嵩煩文字手法固妙而於論國討不當是也

論功為過

齊成公救邢封衛　　呂祖謙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王者憂名，霸者喜名。名胡為而可憂邪。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虐民，不知有武。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與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邪。是故

景亳之迹、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盟津之迹、非武之盛也、乃武之不幸也、霸者之心異是矣、凡王者之所謂不幸、乃霸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一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夷狄而卻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

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覇哉先飢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頹都邑已傾屠戮已醢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於危蹙顛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爲五霸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嗚呼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苟仁人視之猶己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伯業觀

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邪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冤之屠而欲明吾之勳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眞心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傍觀俟其既墜乃褰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爲再生之恩鄉鄰必以爲過人之行義聲凜凜傾動閭里回視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爲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邪寧遇後一人

邪噫此王覇之辨也

此篇如老吏斷案原情定罪教咸松都無所遁

古論近情

宋襄公　　前人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孰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爲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支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爲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爲不可行果我說之遽也宋襄公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

不知楚之強乃不量力恒然自爲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威之霸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視信義與齊威孰與壤地與齊威孰愈兵甲與齊威孰愈齊威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於召陵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盂會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而縱釋曾未閱時遽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之爭鄭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所共曉宋襄尚不能知況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篇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

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斟今事之勢則可驗其
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也說者
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瞽者之誤評官
商遂欲併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
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
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
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能服也彼既不服矣
狶縱豕突亦何所不至哉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遺
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哲評
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

所寬者惟邦逕充奔而已奔而歸我所以弗擊苟推鋒而與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焉可置之一域哉公羊子以宋襄之戰雖文王不過呼彼何足以知文王哉

奪彼與此

## 晉文公　前人

晉文公自出亡至於伯天下拔身流離阨困之中而成闕大豐顯之業一時諸臣狐趙晉郤推挽翼贊之功居多焉論諸臣之功次者文公未入之前必以反晉之謀為寇文公既入之後以以城濮之戰為寇吾

獨以反晉之謀不若去齊而城濮之諸將序續論勲
曾不如寺人披頭須之萬一也寺人披代重耳於蒲
斬袪頭須守藏之豎竊藏求納天之生物自蘖而
條自華而實將造化之小者耳霜爲雪爲勁烈刻厲
剪擊其枝葉剥傷其膚理然後反膏收液欝積磅礴
發而爲陽春之滋榮此天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凋落
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之公安
齊之富無復四方之志苟從行諸臣亦狥其欲則終
身潛立一布衣矣幸而諸臣識高慮遠謀於桑下載
而去齊奪其宴安之雨露而歷以禍患之霜雪激之

觀滄決盟以起其憤激之曹文鄭文子丑以作其憂乃切乃磋乃琢乃磨向來惰弛驕怠之氣掃除咸盡霸心勃然而生朝於武宮不失舊物文公始所以蓄眷於齊者屬意於二十乘之馬耳從者奪二十乘之馬而與以全晉四十乘之賦使文公棄鴻毛而得太山可謂知取予矣茍不去齊焉能入晉然則棄復國之勲豈得不以去齊爲晉乎文公既入晉席未及煖已忘其初寺人披頭須之見悻然有不平之心若肆怒行戮則懼者甚衆雖幸免狄宫之變安知他日無肘腋戎州之釁乎賴披頭須力抗危言以警之文公

一聞其言忿戾俱消淺陋褊急之襟量為廣大易直之規模隆寬盡下人皆思奮以取濮陽之勝豈非披頭須一聲之力乎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力也瘳十年之廢疾者一鍼之力也登五霸之盛烈者一聲之力也自二寺入而視城濮諸將之功則我源而彼流我根而彼榦大小輕重判然矣此吾所以高披頭須而下城濮也文公方安於小遽奪之使不得安於小方驕於大遽奪之使不得驕於大奪於前而警於後證文公於不得不霸之地信矣諸臣之功也

## 脫胎換骨

###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蒞之，而不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
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
豆羹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其
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
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
所措，非智不若，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以天下弗受也。夫
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
是以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
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

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於前、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遜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遜、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爲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

也我後之君子蹈常而襲故惴惴焉惧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

淋步顛辭孟子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二句因言陳故作伊尹論出於此義雖不晚然學此實用以敷演為華作文多類此蓋平日讀書涵泳其骨髓取拾其英華故自然隨筆舒露非特意以對淺拙也

## 梁亡　呂祖謙

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

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聖人迎其善端而推之而擴之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一慊方生而遽繼以詐是隕霜雪以摧始萌之草群鷹隼以擊初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不能消背之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爲君子無以繼之則爲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此即繫辭中繼之者善一句意敷演

移根從植法

## 相體論

鄭濤之

夫廟堂之詢謀不務以理相勝而以勢相勝朝廷之議論又喜其逢己而惡其異己此所以黜陟不厭於人心而舉刺動非於物慮也曷若捐私意求至公忘己以持議論之平於所當守屹然如砥柱不率於衆而妄隨於所當從曠然如虛舟不以出於己者爲是使天下泯然無所議其好惡異同之迹嗚呼非悉意於國事者其孰能與於此

文章千態萬狀競麗爭華得其一枝一本皆可移

春勝奪天工如移蜀栁種之靈和殿西河牡丹植

以長安所種之樹雖殊而其根則一也文上駢入
得前人會覈而施之議論同然也鄭君祇柱虛舟
之詞似得之曾子固辨范忠宣墓銘其銘曰公起
諸生歷位丞相一節不回與光猶并稱文抗議公
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事公曰休兵
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害異趣公為祇柱愛惡相
譏公為虛而世務以爭公避不有報所憐行公惟
恐後堂堂巍巍古哲報以正色四世纍有變也

用先輩緒論

## 勢論

蘇軾

天下有當然之理君子因當然之理而行當然之事初無有不平者惟心少有不平焉則亦不以平應之矣凡有血氣之屬心之相感捷於風而有忮心則忿氣報之有競心則爭氣報之逆而為戕摶而為鬬判而為仇潰而為叛皆心之報也今吾任理而無容心於其間我無忮心彼何為忿我無競心彼何為爭猜急褊隘之心已絕故其貌寬閒而不躁狠愎獷戾之心已絕故其言溫潤而不傷封閉吝驕之心已絕故其量宏深而不迫其發也徐其動也安理所予則予之未嘗於理之外加一毫之喜也理所奪則奪之未

骨於理之外加一毫之怒也陟降褒貶抑揚之際皆從其天而不以人參焉故箴規過失而人不以爲訐推賢揚善而人不以爲黨正罰明刑而人不以爲暴聞之者信見之者服非信服其人信服其天也舜殛鯀於羽山復用禹爲司空親戮其父而子安受夫爵祿蓋以理殛之而舜不與焉三家專魯處墮其都以羈臣而能披巨室之腹心者蓋以理墮之而孔子不與焉如殛鯀不出於理而出於舜墮都不出於理而出於孔子則禹恐以身爲仇人之朝彼三家之悍豈亦碌碌受人控御者哉殛之墮之付于理是舜雖殛

鯀所實未嘗繼鯀也孔子雖隨都而實未嘗隨都然舜未嘗極鯀故禹不知所怨孔子未嘗隨都故三家不知所忌天下之仇莫難解於父子之仇也此而可解則世所謂仇者無不平矣天下之害莫難制於巨室之害也此而可制則世所謂害者無不平矣君子之於斯也亦何憂乎勢之不回也哉於是以吾之眞平而治小人之偽平不動衆不駭俗而天下之變已潛回於冥冥之中矣

東坡此文反覆辨析莫不透理其雖說君子小人之情狀昭如目擊及說殛鯀隨都不與於大舜孔

子正如程子所謂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

蓋因人有可怒之事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彼此相類皆未上紫之前當面論耶

認無為有

讀東周禮　　呂祖謙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

故昔善觀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夫

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

自成而康、歷三世而靡靡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

歷五世而許語猶存、以政移俗、其難如此、以先之後

餘千年而為晉以商之苗數百年而為宋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觀國之興亡不占諸風俗尚矣古邪鄰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與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姦若慶父則弒逆之賊也周禮之大虧喪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斁指何物以為周禮邪君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

泗被於絃歌形於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爲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然可謂善觀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摹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未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

以復振四鄰望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敝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為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

魯之典禮衰婁瘦父玷污東魯以流風餘俗粗點出粢飛為無吾為有非眼高一世何以洞燭千古

以存驗七

五帝論　介肯

荀卿論五帝無傳政其說曰五帝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自諸子觀之旦暮之說去五帝遠矣自生民以來觀之則凡鑿井耕田衣帛食肉出作入息日用不可闕者皆五帝之所傳若授之朝夕之間也今佃

而漁不知其幾千百歲而知其為庖犧氏也耒耜而貨市不知其幾千百歲而知其為神農氏也垂衣裳坐宮室陸牛馬水舟楫門柝弧矢杵臼棺槨書契不知其幾千百歲而知其為黃帝堯舜氏也用其器象其利思其人不知去此世幾何而用之不敝習而熟之者若接之朝夕之間則皆五帝之所傳傳之至茲今者而萬世行之不窮其為傳政抑亦尊矣

只以五帝之政存於今者驗聖人利澤不泯處不

分解荀卿之論是否可謂以存驗七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乎、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大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

人以部為七東坡以為詩[illegible]宇宙間[illegible]

簇簇相應未嘗[illegible]自[illegible]也

以顯明微

潮州韓文公廟碑　前人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宿、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

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韓文公辯異端明大道正救人心之功隱而難言

東坡發揮大之故說二帝四相不能扶僵起蹷而

文公以布衣能使人靡然從之見其大功處是謂以顯明微

董仲舒論　呂祖謙

當仲尼之前而賤五伯君子之所難當仲尼之後而賤五伯董子之所易是非賢愚之有殊述作之勢異也漢承秦絶學之後正路榛蕪異端並奮高帝英主也而擯詩書曹參賢相也而尚黄老賈誼大才也而比仲尼於墨翟司馬談良史也而列儒術於六家汲汲勞勞本末顛置獨董仲舒潛心大業誦言於武帝之庭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

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

六藝尊百家卑在人莫不知之何待於仲舒之言孰惟仲舒未作之時混邪正於一塗合是非於一說不知所尊所卑及其一言之後天尊地卑不復遂謂此大有功於名教也東萊此論若明白於東坡蓋作碑之體與作論之體有間耳

齊楚得失

秦晉　　楊萬里

天下之不治不生於有所不顧則生於有所不屑夫天下之事過於恤者敗過於不顧者又敗過於詳者

無成過於不肖者亦無成天下之難治何為如此也
昔者秦人之治蓋嘗懲於不肖之無成矣吏不肅則
國偷秦人無不肅之吏民不力則國貧秦人無不力
之民兵不威則國驕秦人無不威之兵然秦人無三
治之短而秦祚無一日之長何也知懲其所不肖而
不知隨於其所不顧也昔者晉人之治蓋嘗懲於不
顧之必敗矣秦人言利晉人不言利而言名秦人言
事晉人不言事而言理秦人言法晉人不言法而言
道然晉與秦有異俗而無異亂何也知懲於其所不
顧而不知隨於其所不肖也且夫民之力竭而無餘

也秦人猶疑其有餘力國之亂伏而有形也晉人猶言其無亂形故決晉人過於不治秦人過於治者也秦知懲不肖而失於下顧晉知懲不顧而失於不肖可謂矯雖失而弊亦未爲得

戚文功過

商鞅　蘇軾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功過不相掩處其生有南面之樞既足以報其帝秦之

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亂理勢固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意味深長

第相比較

宋萬嶽閱公　　呂祖謙

陛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爾又取井蛙之誚光武之慢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遬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譽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

以拆其驕嘲笑謔浪以盡其歡慷慨歌呼出肺肝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未嘗以法度之士遇之其蘄侮之者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邪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弒何也祖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劘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帝之嫚侮豈徒然扎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户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辟雷霆於開霽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

覘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之術拘則為
公孫述縱則為宋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
也若高帝之術可為至矣猶有時而窮故嫚侮之患
卒見於末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
通之儀也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其所
謂儀者拘綴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
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不顧殊
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識邪采薇
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蟲僕馬衣裳室家
婚姻曲盡人情昵昵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

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能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

由公孫述宋閔公而視漢高帝則帝不可及由帝而視文武周公則文武周公不可及

因後悟前

孔融論　蘇軾

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李氏以逐昭公以

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彼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哉云云此孔子所以聖也

東坡緣見後來曹操殺孔融方信孔子當和墮費時最難下手

沿流遡源

## 外戚論

楊萬里

漸室之掇漢鼎人皆歸罪於成帝以寵借王氏而階此禍吾固以王莽之篡非成帝之罪其始實高祖致

魏徵　房齡　杜晦

之也。立意在此一句嘗觀班固外戚傳見高祖之封諸呂為列侯吾固知其必有莽也夫外戚者常因一女寵而盜主權尤不可不防高祖之於呂氏恩之可也厚賜之可也豈可無故假之以列侯之重柄哉方高祖之目一瞑而祿產已攘臂聯其室中孫之鹿或為呂氏矣此其患豈特成帝時然後見也自是子孫世被其患是故薄氏之於孝文上官之於孝昭霍禹之於孝宣積至成帝之世外戚之勢日炎而不可撲日漲而不可限句法王氏之一日五侯黃霧四塞朱輪華轂二十餘人此其勢不得不然者亦何怪哉然則

外戚之禍耕把於成帝而萌芽於高祖癰疽於王氏

而痾癢於呂氏豈可專邪於成帝邪 議論佳

考究歲月

二疏知幾　　蘇軾

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盖韓楊三良臣先生憐之振

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

宣帝元康三年太子太傅疏廣與兄子太子少傅

疏受俱謝病去後二年當神爵二年司隸校尉蓋

寬饒下吏自剄又三年為五鳳元年左馮翊韓延

壽棄市五鳳四年平通侯楊惲要斬皆在二疏去

後八九年所事以二蹶因殺三人而去東坡失者究也

上薛尚書

唐太宗既平海内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為善之報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為後嗣之累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者其為子孫之福審矣

貞觀十七年魏徵卒太宗猶為征遼之舉後來玄齡上疏切貞觀二十二年不聽言房魏皆力爭不從

鄭人諫節

上鑒戒箴　陳亮

五閏失馭偽主僭竊綱常綠棼寓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大為民哉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救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猶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詐殛旋征澤潞李筠就殺狼擒湖南

保聚力征、爰取荆南、李煜匿跡、傳檄兵越、錢俶納國
兵餘年間、慶歷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
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飽衿麻韈、綠布衣裙
訓練六軍、法度階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
督勵士卒、人有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
收復漳泉、洪進奔息、真宗嗣之、二祖乃法、契丹來寇
人必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敦馬、躬秉黄鉞
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自竭、稽首請和
干戈戢戢、譬以禍福、實賴臣猾、於皇仁祖、善繼善述
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罰、邉民既困

國用亦之、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咸肩、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泚、二帝北巡、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絃悸骨、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忽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鑒、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浙、顏亮兇焰、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復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猶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尚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毋湎于酒、毋沉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

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逐奸慝。勿謂天高，當若對越；勿謂民蠢，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負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顰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王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乎耳，公卿之言；游乎心，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嘗效夏王寸陰是惜，勿效商王斮涉剖直。

如履薄冰深淵沒溺如馭六馬如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主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儆敢告司闕

昭公娶吳聖人諱之此臣子之禮然也春秋每遇不避事亦皆婉其辭後韓退之作平淮西碑亦包含不美事今陳同父直說二帝北狩狼窠熊窟胡虜撲面蠶絲猴骨等事意在陳戒故述許多酸辛

枉殺毛延壽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余謂仁之勝不仁以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

焉命也史臣謂公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耳然於數君子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

前輩詠昭君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年枉殺毛延壽蓋謂昭君非丹青所能形而延壽不足誅仲舒輩存否自有天命非小人所能陷害然雖延壽之曲筆公孫等之下石亦將如之何

原直　　鄧禹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為窮達自人非天也何則伯夷餓柳下惠黜孟軻不用於戰國之末韓愈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比干剖心子胥抉眼真卿杲卿碎於賊手是為直必窮矣子長得駟馬蘇秦得六印宇文士及得安其職張禹得全其身崔日用得學士宋之問得館職楊再思得宰相是為佞必達矣夫直者必窮佞者必達自古及今蓋有之矣夫豈天哉雖然人生斯世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於此枉道喪節以干妻孥之奉一時亦然自謂得

志殊不知萬世之下使人聞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比若正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斥竄流離真若可憐若然而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光以此校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寧餓黜寧不用於世寧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至於剖心抉眼碎於刑手亦寧任之惟直不可變耳

入背以鄧達歸諸天鄧氏獨歸諸人與前議同

大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卷之上